

## 感 念

扬子江畔，初冬金陵。薄云垂野，古城肃穆。

南京，迎接我时是阴雨天，送别时也是。

这是一座拥有165处红色文化资源点、33处较大规模烈士纪念设施的城市。凝视着地图上星罗棋布的陵园坐标，我不由沉思：究竟是南京建造了这些陵园，还是在这些陵园基石之上，生长出我们今天所见的南京？

在淅淅沥沥的雨巾，我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上那尊扭曲的《家破人亡》雕塑，以撕心裂肺的姿态，诉说着那场暴行带来的沉痛苦难——“被杀害的儿子永不再生，被活埋的丈夫永不再生，悲苦留给了被恶魔强暴的妻。苍天啊……”冰冷的青铜在细雨中泛着暗光，仿佛凝结着80多年未曾干涸的民族血泪。我忽然懂得，这座城需要雨水，不仅为洗涤尘嚣，更为承载哀思。

步入序厅，聚光灯下“死难者300000”的巨型字样，将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印记，如烙铁般灼刻在民族的集体记忆里。两侧幸存者照片墙构成特殊的生命叙事——1113张黑白照片已凝结成永恒的见证；而另外100张彩色照片，仍在凝视着今天。当我的目光与一位白发老人相遇时，她眼角细密的皱纹里，分明还嵌着1937年的风雪。

抬头望，每12秒，一颗流星坠落，一个姓名在黑暗中亮起又转瞬熄灭。12秒，这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每个鲜活生命消失于世间的时间间隔，是那6周

# 金陵雨祭

■金美娜

暴行被压缩成的、令人窒息的计时单位。在历史长河里，这些名字行将消逝，但纪念馆以庄严的姿态将他们一一铭记，浇铸成18本铁书，陈列在肃穆的壁龛里。

从沉重的祭奠中转身，步入南京保卫战展区，硝烟穿透岁月扑面而来。眼前，是沉默的物证，也是未曾冷却的热血。日军爆破后残存的光华门城垣、雨花台阵地上中国守军遗落的斗笠与机枪，在紫金山麓中国军队依托碉堡殊死抵抗的身影——每一件武器、每一处弹痕，都在诉说着中国军人“誓死抵抗、共御外辱”的铮铮铁骨。他们用血肉之躯，在千年金陵筑起了城墙。

然而，城墙还是被打破。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一场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大屠杀惨案骤然降临。40余个昼夜，整座城市沦为血海。三分之一的建筑在炮火中化为残骸，30万以上的生灵惨遭杀戮，有记录的强奸案超两万起……这座古都都被撕裂成人间地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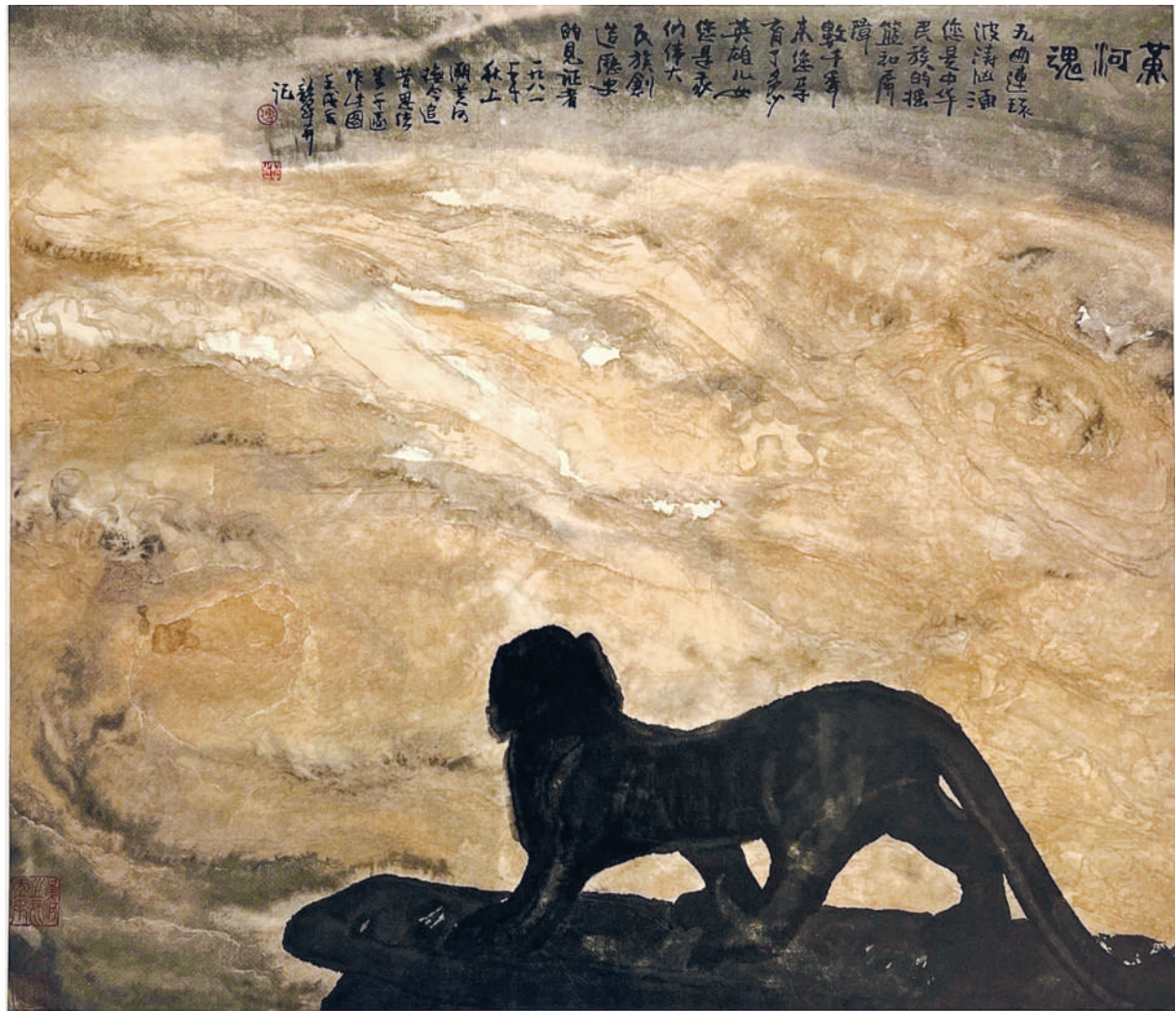
“万人坑”遗址中遇难儿童遗骸额头上清晰可辨的弹孔、留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的程瑞芳在日记手稿中留下的血泪笔触，以及美国人约翰·马吉镜头下定格的惨状……这些物证、文字与影像共同讲述着屈辱惨痛的历史，一件件展品凝聚着无声的呐喊。它们仿佛从历史深处伸出手来，撕扯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

步入史料陈列馆，在我眼前，汉白玉雕琢的《和平》雕塑静静矗立——一位年轻母亲怀抱婴儿，手托展翅的和平鸽。人们在雕塑前驻足，将这象征安宁的影像收入镜头，也把对和平的祈愿带回生活。

此刻，我终于领悟建立这座纪念馆的意义——它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铭记历史，昭示未来。不能忘、不敢忘、不会忘。80多年后，这片土地抚平伤痛，以繁华与生机，来回应那段至暗岁月。

发展就是最好的告慰。今日金陵，新街口商圈璀璨的霓虹、南京图书馆千万册典籍中散发的书香、秦淮河畔游人的悠闲与游船的灯影……正是对历史伤痛最庄重的回应。

金陵的雨依旧清冷，落在《和平》雕塑母亲的肩头，也落在《家破人亡》雕塑凝固的泪痕上。历史的伤痛不能忘却，城市的新生倍加珍贵，让我们将记忆熔铸成面向未来的警世钟，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黄河魂（纸本设色，中国美术馆藏）

周韶华作

## 深山“理发师”

■徐嘉伟

## 人在军旅

初冬的午后，阳光洒满枝头。在一个深山军营的小院里，传来电动理发器发出的“嗡嗡”声。二级上士康国涛正弯着腰，指尖轻抵年轻战士的后颈，熟练地用那把磨得锃亮的推子，为好友理发。

14年前，康国涛初到这群山环抱的营区时，从未想过这把小小的推子，会成为他相处很久的“伙伴”。

那年深冬，大雪封山，官兵许久不能出去理发，有的头发长而杂乱。看着战友们用剪刀互相修剪出的发型参差不齐，康国涛萌生出学理发的想法。

此后，学习理发技术几乎占满了康国涛的休息时间。那些日子，他经常捧着手机一遍遍观摩理发教程，左手握梳子，右手握推子，对着空气比画。理发技能的高低，往往藏在推子与剪刀的精妙配合之中。而常年操纵精密装备的他，也算有点基础。

康国涛是一名库房班班长，主要工作就是吊装和库房管理。当载着重要装备的卡车缓缓入库，他就坐上吊车操作台，精准操纵吊臂和钩锁。只见巨大的装备在他的操作下，仿佛变得十分轻盈，总能稳稳当当、分毫不差地被安放到位。战友们说：“老康就是干细活儿的料。”

他内敛地笑了笑，摇头说道：“不是啥大本事，练得多罢了。”

然而，隔行如隔山。能玩得转庞大器械的他，起初拿起理发推子时，却显得很笨拙。第一次练手，库房班副班长的头发，硬生生被他推成了坑洼起伏的“梯田”。看着副班长那哭笑不得的神情，他恨不得钻进地缝。

深山的日子是寂静的。除了每日库房保障、外场吊装，康国涛的另一个“战场”就是院角那张铁椅子。他托人从山外捎来理发教材，用红蓝铅笔勾画做笔记。那把推子在他手中渐渐被磨练得如臂所指。

一年深冬，新兵小刘收到家信后，难抑思乡之情，训练时也因此屡屡出错。作为班长的康国涛，察觉出他的异常状态。那天晚上，康国涛找到在宿舍望着窗外发呆的小刘，面带笑容地说：“小伙子想家了？头发也长了。来，班长给你理个发，换个心情！”小刘没吭声，只是点了点头，坐到椅子上。

康国涛熟练地抖开用旧迷彩布做的围布，仔细给小刘围好。“刚来军营，想家很正常。”康国涛一边理发一边说，“我刚来单位那会儿，也很想家，而且还怵得很。一次后半夜站岗，听到草丛里有动静，查看时被窜出来的野猫吓得往后摔了个大跟头……”镜子里的小刘紧绷的嘴角渐渐松弛，不禁露出了笑容。

推子声停了，康国涛扫掉碎发，解

下围布。小刘站了起来，对着镜子，摸了摸自己清爽的板寸，笑着离开了。那晚巡库回来，康国涛看见学习室的灯亮到深夜——小刘正趴在桌上认真写着家书，窗户上映着他新剪的发型。

在这短短十几分钟的理发时间里，康国涛总能给战友们带来温暖。很多人的心事，随着簌簌落下的发茬疏解开来，发型利索了，心情也愉悦了。

康国涛渐渐摸透每个战友的发型特点：新兵发质硬，推子要斜着走；老兵鬓角白茬多，得留半厘米遮盖。他还带出4名徒弟，让每名徒弟都看一本笔记。上面记录的是基础手法和造型设计，以及每名官兵偏好的发型。很多人就算排队，也非要找康国涛理发，其原因也许就藏在这份用心上。

最近一次来队，妻子发现康国涛总揉右肩，就带他去医院检查，结果被诊断出肩周炎。妻子说：“你这‘义务理发店’该歇业了。”康国涛却笑着摆摆手，第二天照常支起摊子。

那天黄昏，他给最后一名战士理完发。年轻战士转身，朝他敬军礼后走了出去。康国涛眼眶有些湿润。原来那天，有十几名他带过的兵临近退伍，请他理了最后一次发。

头发短了又长，兵来一茬又一茬。深山里的“义务理发店”，给人特别的温暖。康国涛用手中的那把推子，将这份暖意细细留在官兵的发梢里。

## 红色足迹

今年秋季，我去过莱州市的海边。那天，天气阴沉，风声阵阵，波浪从远处扑面而来，一直冲击到礁石，迸溅出浪花。我的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脑海中不停地闪现一个名字——胶东抗日英雄郑耀南。

郑耀南的故居，在莱州市平里店镇西障郑家村。低矮的房屋，青色的砖瓦，不大的门头上有5个大字：“郑耀南故居”。院子里矗立着一块纪念碑——“中国共产党掖县委员会诞生地纪念碑”。掖县便是今日的莱州市。1930年秋，中共掖县县委就在这里秘密成立，郑耀南被选为第一任书记。他创办了《红星》周刊，组织农民协会，成立特务队，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反霸抗捐，深得群众信任。

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槐树。据说每年五六月，满树槐花似雪，槐香扑鼻，像英雄的事迹传遍四方。正如故居里一面墙上写的一副对联：英雄功绩昭百世，烈士芳名耿千秋。

离故居不远，建有郑耀南革命事迹展览馆。看着一幅幅图片和解说词，我的思绪回到那战云纷飞的时代。

1933年，在槐花飘落的时节，郑耀南走出故居。那年，原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宋鸣时叛变，郑耀南遭国民党山东省党部通缉，被迫离开掖县。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先后辗转多地，以教学、算命、行医等为掩护，坚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直到全民抗战爆发，他回到掖县，积极筹备建立抗日武装。

郑耀南回乡后，中共掖县创办党内刊物《民声》，代替已经停刊的《红星》。主编仍由郑耀南兼任。从《红星》到《民声》，郑耀南不仅经常为刊物撰写稿件，还亲自刻写蜡纸、油印，常常彻夜不眠。这些刊物，对宣传马列主义、搞好党内教育、指导开展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初，日寇侵入掖县县城。当时局势混乱，人心惶惶，全县10个伪区队也开始动荡分化。掖县县委决定积极争取伪地方武装。郑耀南不仅参与作出这个决定，而且出色执行了这一任务。他做通两个伪区队长工作，使伪区队全体队员归顺抗日组织。1个多月时

## 情感兵站

老单位营区后山上有片白桦林，我离开单位前经常去。

林子不大，但生机勃勃。每年盛夏时节，草木葳蕤，郁郁葱葱。林间漫步，淡雅馨香。

“你看白桦树的皮孔像不像眼睛？”14年前，我的班长在这片林子里问我这句话时，我还只是上等兵，正在为年底是否继续服役而犹豫。

我的老家在豫南一个偏远的村庄。村庄群山环绕，山里是山，山外是山，山山相连。18岁那年，我踏上参军入伍的道路。坐在接兵的客车上，看着静卧寒山的老家房屋渐行渐远，我心中升起走出大山的欣喜。

入伍第二年，当考军校的梦想破灭后，我再度陷入焦虑和迷茫当中。我该何去何从，一时间不知所措。消极情绪渐渐影响到我的工作训练。我的班长姓邓，那时他入伍已有11年。平日常，他沉默寡言。看出了我的异常，他有几次想张嘴欲言又止。

终于在一日晚饭后，班长打破沉默。

此前，一次演训中，我负责保障连队通信车和上级通讯。由于一时疏忽，我没有把天线和底座拧紧，导致通讯不畅。因此，连队受到上级严厉批评。

出现这么大的失误，我预想到接下来将会受到暴风雨骤数般的数落、劈头盖脸的责怪，可那天一整个下午都是风平浪静。我心中忐忑，坐立不安。直到晚上班级评讲，班长对我的过错仍是只字不提，而是一再强调自己作为班长，应对这件事情负全部责任。听到他这番言语，我羞愧不已、满脸绯红，把头垂得很低。

第二天是周六，连队组织休息。晚饭后，我来到白桦林散步。暮色西垂，残阳如血，瑰丽的霞光穿过枝叶，给山林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阵阵晚风吹来，山林间哗哗作响。动静相衬，周遭更显幽静祥和。我背靠一棵白桦树席地而坐，什么也不愿意想，任凭微风吹拂

# 渤海潮涌忆英魂

■梅雨墨

间内，他们吸纳改编了全县大部分伪区队，组织了四五百人的抗日武装。

1938年3月，郑耀南指挥这支队伍发动玉皇顶武装起义，推翻伪政权。这支起义部队被命名为“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郑耀南任支队长。经与各方磋商，他们建立了山东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掖县抗日民主政府。

新政权建立后，他们立即整顿市场，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推行抗日教育等，深受各阶层人士拥护。不到两个月时间，三支队发展到三千五六百人，成为胶东一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

郑耀南的一生，短暂而辉煌。在他的丰功伟绩中，有一项功绩格外闪耀——亲手筹备和创建了北海银行，被称为红色革命史上的金融奇迹。

在当时的胶东地区，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联银券”充斥市场，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币值急剧下跌，奸商巨富趁机滥发票券，大发国难财。种种乱象导致物价飞涨，百姓苦不堪言，有时一麻袋票子换不到一麻袋粮食。

为巩固新生政权、改善人民生活，郑耀南主持筹建北海银行。“南山松不老，北海水长流”，又因掖县北濒渤海，便将银行定名为“北海银行”。北海银行发放的北海币，如同那澎湃的海流，在胶东、全省以至华北、华东等抗日根据地先后流通使用。它统一和稳定了金融，保证了全县军民抗战财政收支的稳定，也支援了上级党政领导机关。

在耀南广场，一座郑耀南的塑像静静矗立。他儒雅的面庞上戴着一副眼镜，镜片后的眼眸，在岁月的沉淀里泛着温和的光，仿佛正注视着这片他曾为之奋斗的土地。人们始终记得，这平静的面容背后，藏着一颗大海般宽广的心。

郑耀南深知，革命需要千百万人的共同奋斗。他总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发现、识别、团结各类人才。

三支队成立时，郑耀南提出让原伪6区队队长周亚泉担任副支队长。有人因他是旧军人出身而提出异议，郑耀南回答说：“他既抗日，又拥护我党的领导。我们就要团结他。要团结，就要信任……”像周亚泉一样后来加入革命队伍的人，在巩固、发展三支队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39年3月，郑耀南等几名同志穿

越数道封锁线，行程六七千里，赴延安学习。由于长期艰苦转战和长途跋涉，郑耀南脊椎出现疾病。同志们多次劝他住院治疗，他认为学习机会难得，顾不上治疗。1943年冬，他被确诊为肺结核，再也无法坚持工作。1946年2月，郑耀南病逝于延安，年仅38岁。

郑耀南逝世后，被安葬在延安的“四八”烈士陵园。矗立在陵园中心位置的烈士纪念碑，正面镌刻着毛泽东同志对烈士们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噩耗传到家乡，掖县县委、县政府在平里店隆重召开郑耀南同志追悼大会，胶东、西海区、掖县党政军代表和群众2万余人参加。在西障郑家村，人们为他竖立了烈士纪念碑。碑上是这样镌刻的：“郑耀南同志参加革命十八年来，多经颠沛艰险，辗转往复，但坚持工作，始终如一，尤以忠心对党，联系群众，气魄宏伟，堪称楷模……”

那天，我漫步在莱州的街道上，城市繁华，车水马龙。夜晚，掖县公园里，流光溢彩，游人如织，巨大的金色月季雕塑，辉映着中国月季花之都的兴旺与昌盛。郑耀南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在今天都成为现实。

临行前，我再次来到莱州的海边，感受这片海带给我的热烈与激情。这是一片深情的大海，是一片无畏的大海，是一片智慧的大海。这片海，带着历史的记忆，将永远汹涌澎湃。



# 长征

第6606期

思考片刻，班长接着说：“不知这种说法是否科学，但我挺认可。其实我们的成长也是这样，不能因一点挫折和打击就一蹶不振，应当像白桦树那样，从每次创伤里汲取力量，茁壮成长。”说完，班长看了看远处暮归的鸟群和摇曳不定的树叶。不一会儿，他起身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后径直离开。

看着班长离去的身影，再看看白桦树上的“眼睛”，我陷入沉思。

后来，我才知道班长的家境不好。他10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含辛茹苦养大他们姐弟俩。生活的艰辛没有压倒他。入伍后，他勤学专业，苦练技能。入伍第4年，他获得以优秀士兵身份保送入学的机会，却因文化课成绩差5分，与军官梦失之交臂。可他并没有因此气馁，依旧全身心投入工作训练中。数枚军功章是他青春逐梦的最好见证。

得知这一切，再想到他所说的白桦树“眼睛”，我感到羞愧难当。在班长的鼓励和帮扶下，我振作精神，认真工作训练，得到连队官兵的认可。年底，我坚定地递交了留队申请书，经过考核，顺利晋升为下士。

留队后，我又把军考复习书籍从箱底翻了出来，列出未来的学习计划，再次向军校梦进发。每当感到疲惫、闪现放弃念头时，我都要去白桦林走一走。那些数不清的“眼睛”仿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从那里，我读懂坚守、读懂执着、读懂生命的不屈和坚韧顽强。

第二年，我如愿考上了军校。当我将要乘车离开时，班长看着我不舍地说：“你们都是我栽培的小树。我坚信在军营这片沃土，你们定能长成参天大树！”我紧握他的手，千言万语不知如何言说，只说了一句：“谢谢你，班长！”车辆启动的轰鸣声像导火索一样，引爆了我的泪点。

自此离别后，我再也没回过老单位。军旅如歌，往事如烟。梦中我时常走进那片白桦林，又见那些白桦树的“眼睛”。那无言的凝望里，藏着班长滚烫的期许，鼓励我坚定走好军旅每一步。

